

歷史空間

遺訟迴鑾碑

安立志

上小學時就知道楊家將的故事，楊業破碑、六郎掛帥，耳熟能詳。對那場戰爭，無論小說還是評書，往往以宋為本國，稱遼為「北國」或「番邦」。當時沒有明晰的地理概念，以為宋遼前線或邊境，至少在長城一線。一個偶然機會，得知宋遼之間的澶淵之盟，竟然發生在河南濮陽縣，不免有些訝異。

濮陽市南行不遠就是濮陽縣。濮陽縣古稱澶淵、澶州，澶淵之盟與這座古老縣城有着不解之緣。按照百度導航的指引，左側路口有一座牌坊，四柱三樓，古色古香，匾額上的「澶淵」十分醒目。牌坊下這條路叫御井街，街的盡頭就是迴鑾碑了。到了跟前，不禁大失所望。眼前一座四柱單簷、暗紅色大門，不光漆皮斑駁、建築陳舊，而且鐵鎖銀鑰、大門緊閉。門前空地上堆滿大堆白灰，堵住了大門。風起處，灰塵撲面，眼睛難睜。當年兩國皇帝交兵、議和之地，竟然如此蕭條與冷落，真的出乎意料。

幾經周折，進了大門，院落的東北角有一組古代建築，在一碑石台基上，有一重簷六角的石亭，重簷之間一塊縱向匾額，上書「迴鑾碑」。亭前一口古井，曰「御井甘泉」。據說是當年宋真宗駐蹕時所開鑿。石亭右前後各有一株不大的柏樹。亭內有三塊石碑，中間的半截殘碑才是「迴鑾碑」的本尊，這半截殘碑其實是「十年浩劫」的倖存物。上面的碑文，字大如掌，行草寫成，字體着勁，運筆流暢，內容正是宋真宗趙恆的「契丹出境」詩。殘碑罩着玻璃，拍照效果不佳，返回後查資料才看到原文：「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征旗明愛日，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群胡竄北荒。堅冰銷巨浪，輕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垂助順，回旆罷龍驤。」（《嘉靖開州志》卷九「藝文志」）

迴鑾碑是見證澶淵之盟的唯一實物。澶淵之盟是宋遼關係史上一個非常重大的軍事與外交事件。這在《宋史·寇準傳》記載非常詳細。北宋景德元年，遼聖宗耶律隆緒與其母蕭太后率大軍南侵，避

實擊虛，勢如破竹，圍瀛州（今河北河間縣），犯貝（河北清河縣）、魏（今河北魏縣），深入北宋腹地，兵鋒直抵黃河，嚴重威脅宋都汴京。緊急軍情一日五報，朝廷內外，君臣震駭。宋真宗趙恆，畏敵怯戰，方寸大亂；朝中佞臣，策動遷都，南逃楚蜀。而宰相寇準，成竹在胸，鎮定自若，並力諫真宗御駕親征。趙恆在寇準等人的極力簇擁之下，戰戰兢兢到達澶州南城（當時澶州分南北二城，隔黃河相望），卻不想渡河。寇準進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懼，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在寇準、高瓊等人力促之下，趙恆車駕渡過黃河，登臨澶州北城。宋軍將士望見皇上的御蓋，踴躍歡呼，軍威大振。趙恆委指揮大權於寇準，寇準不負眾望，運籌帷幄，號令嚴明，將士振奮，同仇敵愾。遼軍雖以優勢兵力圍攻澶州，宋軍頑強抵抗十餘日，遼軍始終難以得手。遼軍遣數千騎兵臨城下，寇準揮軍反擊，斬獲大半，遼軍主將挾覽（一稱挾凍）亦被宋軍伏弩射死，加之遼軍孤軍深入，腹背受敵，糧草不繼，只得遣使求和。本來宋軍在此次戰役居於有利地位，由於真宗畏戰求和，宋遼雙方達成協議，以宋輸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為條件，兩國罷兵，各守舊疆（今河北保定白溝河一帶），互不侵犯，史稱「澶淵之盟」。和議事成，兩軍班師，真宗喜不自勝，賦詩一首，以志其事，就是這首「契丹出境」詩。

追溯一下澶州戰役當事人的命運，並非沒有歷史意義。澶州戰役的主角有三人，首先是時任集賢殿大學士的寇準，他是主戰派的代表。大敵當前，力主抗戰，促成皇上御駕親征。在戰場上，他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取得了澶州戰役的重大勝利，迫使契丹議和。南宋學者洪邁指出：「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卻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容齋三筆》卷第四）當為公允之見。二是北宋真宗趙恆，畏敵怯戰，屈辱求和。儘管敵我之勢於己有利，仍然與敵方簽訂不平等條約。事後竟然賦詩稱，「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實為文過飾非。三是北宋大臣王欽若，遼軍南下之際，不思抵抗，反而倡言南逃金陵。戰後，因嫉妒寇準功冠群臣，又在皇上面前對寇準惡語中傷，指責澶淵「條約」是「城下之盟」，誣蔑寇準將皇上當成賭注。皇上聽信讒言，終於將寇準罷相外放，最終病死在僻遠的雷州半島。寇準被逐之後，陰險奸巧的王欽若逢迎帝意，偽造「天書」（《天書再降祥瑞圖》），不惜勞民傷財，唆使趙恆泰山封禪，大肆製造盛世假象，竟然得寵於北宋兩朝。揆諸歷史，歷朝歷代，寇準之類忠直之臣，往往鳳毛麟角，且不得善終。王欽若之流諂佞之輩，無代無之，且往往盡享榮寵，可悲也夫！



迴鑾碑 網上圖片

對於澶淵之盟，歷史上始終存在爭議。有人認為，宋真宗在利於的軍事形勢下，屈辱求和，喪權辱國，使北宋國威掃地，如同近代史上的中法戰爭，北宋「不敗而敗」，契丹「不勝而勝」，澶淵之盟無疑於「城下之盟」。明人李東陽有《城下盟》一首，不同意這一說法：「城下一盟成禍胎，孤注之說何危哉！城下盟，君不辱，猶勝金陵與西蜀。當時若恥城下盟，縱寇不追真大錯。」（《列朝詩集·明代49》）有人認為，輸歲幣不及作戰費用百分之二，澶淵之盟後，宋遼邊境維持了120年的和平局面（直至遼為金所滅），加之邊境貿易的開展，客觀上促進了兩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清人袁枚不同意這一觀點，他在《澶淵》詩中說：「金幣無多民已困，燕雲不取禍終生。行人立馬秋風裡，懊惱房王早罷兵。」（《晚晴簃詩匯》卷76）澶淵之盟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1010年矣，其影響到底若何，人們至今仍存爭議。

迴鑾碑亭前左側有一塊黑色大理石，上面的題刻介紹了「契丹出境碑」的來歷：「此碑立於北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是宋、遼澶州之戰及澶淵之盟紀念碑。因上鑄宋真宗御撰、宰相寇準書丹的《契丹出境》詩（又稱《迴鑾詩》），故稱『契丹出境碑』或『迴鑾碑』。」這種說法，似乎缺乏嚴謹的考證。「靖康之變」（公元1127年）後，趙宋政權南渡，南宋人王應麟撰《玉海》，書中有載：宋仁宗（趙禎）「至和二年三月丙戌。詔澶淵御製親書迴鑾詩存於州廨。其令刻石藏之。」「嘉祐二年二月戊申，命宰臣彥博篆澶州信武殿真宗御詩碑額。」（卷三十）這段文字說明以下三點：一、迴鑾碑並非澶淵之盟當年（即公元1004年）所立，立碑之時當為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二、碑文並非寇準書丹，考「御製親書迴鑾詩」一語，碑文或為宋真宗手跡；三、迴鑾碑原有碑額，係宋仁宗於公元1057年命文彥博篆書，可惜碑額不存。王應麟係本朝人，且時隔較近，其著述應更具史料價值。

書若游蜂

葉輝

幽明再記：通乎陰陽

也斯：這一回，還是要說「幽明」，以及如何穿越「幽明」之境，達致溝通。不見一年有餘的老朋友，我近日多所思考的，其實是一個老掉大牙的問題：如何才能「越界」？如何才能穿越既定的界限，擺脫人世的無常以及一己的無知，達致彼此及彼的相互溝通？如何才能可以在文體、文類、體裁固有的羈絆限制，在散文的世界裡不排除詩的自由？在詩的自由世界裡兼容小說、散文與評論的理性（及非理性）？

「你都處身『可見』與『不見』的『半途』，不見一年有餘的老朋友，我想這也是你感興趣的課題吧？『越界』而達致溝通，先泰諸子多所表述，諸如「陰陽相得」（《樂記》）、「陰陽合德」（《易傳》）、「通乎陰陽」（《穀梁傳》）、「陰陽合而萬物得」（《禮記》），等等，那就是「隱」與「顯」之間的溝通，亦即形而上的智慧，共通處也許在於發源於生活，又以生活為依歸——那就是說，「相得」、「合德」、「通乎」等等，莫不指向可感可觸、可見可聞的「真實存在」（reality of existence）。

旅居法國的一行禪師稱此一「真實存在」為interbeing，所指的本是「互即互入、互含互攝」的存在。不見一年有餘的老朋友，你是法國通，請原諒我在這裡借用此詞，但要避免此詞所賦予的意蘊（諸如從滴水見大海之類），為什麼要避開現成的意蘊呢？也許就是「越界」而觸類旁通的意思吧——唯有「越界」之思，方可達致不同事物之間的相通，方可走近你一直努力闡釋的「與」字所追尋的境界。

對於不同存在的事物而言，存在雖是同為存在，但又展開為不同事物各自的存在方式——當我在論說不同事物的存在時，你論說到底是什麼？那可能就是「隱」與「顯」之間的溝通，亦即當下「可見」與「不見」的事物之間的溝通。當你論說不同事物之間相通的、或隱或顯的存在本性時，你我只是在談論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存在的意義得以開顯。

真實存在也許只是某種交互關係中的存在。本源意義上的存在一旦賦與我自身的存在，你必須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加以補充本源意義上的存在，孔子在《論語》所說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老子則稱之為「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即黑暗，即不透明，此所以在《易傳》中，「陰陽」又通「神」、「妙」：「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這世界有一半是透明（陽、可測），另一半是不透明（陰、不可測），兩者的交互滲透，形成了眼前所見的世界，不可測度，因為那是未知——此所以揚雄在《太玄》有云：「玄者，幽摛萬類而不見形者也」，「玄」就是「隱」，即「不見」，「陰陽」（幽明）也者，就是「一晝一夜，陰陽分家。夜道極陰，晝道極陽」。

亦有可聞

吳翼民

吳門「探鼎」

從前把研究和品嚐美食叫做「探鼎」。「鼎」是古代烹調食物的器具，因而「調和鼎鼐」就說是善於烹調美味餽羹，引申為善於治理國家。於是善於治理國家的宰相就被讚美為「調和鼎鼐」的高手，「調和鼎鼐」庶幾就是宰相的專用詞啦。本文所說的「探鼎」是本意，「吳門探鼎」意為蘇州（蘇州別稱「吳門」）研究和品嚐美食。

三十年前蘇州作家陸文夫的小說《美食家》名動一時。小說的主人公就是蘇州的一位「探鼎客」。以蘇州「探鼎客」的沉浮寫時世之變遷，「陸蘇州」（陸文夫之雅號）別出機杼，大有深意。是的，蘇州作為明清時江南乃至全國的一大經濟文化中心，「探鼎」是很能「探」出些名堂的。我有位朋友——經營典型蘇幫菜館「吳門人家」的掌門沙女士就在研究恢復明清蘇州織造府菜餚，已經引起廣泛的關注了。

明清兩代，蘇州的風雅和繁華可謂登峰造極。作為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蘇州幾乎是時尚與品位的代名詞，甚至宮廷中的時尚也由蘇州引領。種種新鮮玩意從蘇州興起，傳入宮廷，「蘇造」、「蘇作」、「蘇式」、「蘇宴」等層出不窮，這時期勃興的蘇州園林、昆曲和刺繡皆獨領風騷，餘韻一直延續至今。

既然蘇州這般風雅繁華，蘇州的美食也必定異常出彩。蘇州建城於春秋，二千五百多年來戰亂不多，相對太平的環境再加上風調雨順、山清水秀和物產豐饒，夯實了蘇州美食的根基。明清時蘇州官署和各地會館林立，衙門和會館需要名廚調鼎；自宋代起陸續興建的幾百座園林也需要美味點綴；富足的平民百姓一日三餐豈能馬虎苟且？於是從民間到官方形成了「探鼎客」雲集、競技爭勝的局面，於是從淮揚菜演化而來的蘇幫菜焉能不「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如同蘇派建築源於徽派建築而精於徽派建築一個道理。

蘇幫菜在歷史上有個突兀的高峰，那就是蘇州織造府菜。

明清兩代江南有江寧（南京）、蘇州和杭州三大織造。所謂織造是宮廷的派出機構，負責採辦和生產宮廷所需日常生活用品及織造綢緞衣料等。一般生產部門稱「織造局」，管理部門為「織造署」，生活區域為「織造府」。蘇州織造有南局和北局兩個生產部門，北局現在只有地名，現為老城的中心，南局位於蘇州古城東南。南局與署、府三位一體。到了清代，蘇州織造一方面生產御用和皇家各類織物的場所，另一方面，它還是清朝皇帝的一個專駐江南的特殊「情報」機構，堪稱是清朝皇帝統治江南的重要「耳目」。因雙重原因，所派之員大都為皇親國戚，親信包衣。如眾所周知的《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執掌過蘇州織造，其內兄李煦又繼任他的職務。清康、乾兩帝十二次下江南，多次以織造府為行宮，今有接駕橋和護龍街存焉。當時，蘇州織造承擔了接駕的巨大任務。

乾隆好美景、嗜美食，對人間天堂蘇州自然流連忘返。蘇州地方官為接待乾隆可謂盡腦汁、極盡奢華。當時有個名叫張東官的織造府廚師就深得乾隆的賞識，一任乾隆南巡有幾十號御廚隨行，但他還是獨鍾愛張東官烹調的蘇式菜餚。有意思的是起始蘇州織造府只是一品二品菜進貢乾隆，乾隆吃出了味道，不滿足，遂下旨整桌地進貢，而此時主廚的就是張東官。顏顏大悅之下，張東官被帶進了京城皇宮。張東官在宮裡為乾隆供膳，有一天有病起不來，由別人替張東官做了菜，但被乾隆嘗吃出來了，這不是張東官做的菜。所以蘇州廚師張東官在宮中是十分得寵的，在膳單上只有張東官才具名，而且連連受賞。乾隆南巡二個月零一天一共有四十多位廚師隨侍供膳，乾隆能記住廚師的姓名，已經了不起了，而張東官一人受賞五次，還有另外兩名也是蘇州織造府廚師每人一次。

可惜歷史的塵埃掩沒了當年織造府菜餚的輝煌，也慶幸於我的朋友沙女士近幾年一直致力於發掘這一歷史文化的瑰寶，當上了新時代的「探鼎客」，——幾度赴京進故宮搜尋到了清宮檔案中乾隆南巡時蘇州織造府的菜譜，適時召集名流專家進行了深入研討，更及時在自家的「吳門人家」飯店進行了實踐，使一款款蘇幫菜的精粹重見天日。有朝一日織造府菜推廣開來，豈非江南餐飲界的一大盛事？

文藝天地

詩意偶拾

趙龍

山之歌（組詩）

山歌

原始森林裡發出第一聲吶喊
 一群赤身裸體的漢子便開始征服自然
 那是怎樣淒楚、蒼涼而悲壯的聲音啊
 噴着火滴着血流着愚頑和野蠻

無數次山洪無數次地震無數次裂變
 無數次掙扎無數次拚搏無數次壓戰
 歌聲被埋葬又長出新的歌聲
 只因歷史的煙塵太濃太厚
 歌聲撞不出森林飛不上藍天

若干世紀了，若干年代
 那不滅的聲音啊
 匯成江河湧成浪濤聚成浩蕩春風
 綠了田園紅了花果喚醒了沉睡的大山
 催開山民的笑臉把希望的太陽點燃
 那是怎樣豪邁、歡快而甜美的聲音啊
 閃着光溢着蜜瀉着文明燦爛

山花

是簇簇火，是片片霞
 盛開在巴山的裸巖上，峭壁間
 傾吐着不離不棄的情話

擦亮了石頭的目光
 燦爛了原始的山寨
 繁華了古老的荒涼
 不是讓人觀賞的圖畫
 不是被人供養的菩薩
 是太陽的女兒
 是大山的精靈
 青春在綠海中閃爍
 生命在燃燒中昇華

啊，披紅掛綠的山花

山峰

是綠海升起的片片雲帆
 是直插雲端的把把利劍
 是吹紅朝霞的支支號角
 迎擊狂風、暴雨、霹靂、閃電
 劃破濃霧、烏雲和黑暗的夜

是一代又一代山民的雕像
 是一個又一個悲壯的傳說
 你何曾凝固
 你何曾沉默
 你率領萬千兒孫

進行着一次又一次血與火的拚搏

山峰

山民的骨骼山民的意志山民不屈的靈魂

山情

你用長滿老繭的雙手
 蘸着朝霞也蘸着夜色
 蘸着汗水也蘸着心血
 在這古老的荒巖上
 抒寫着雄壯粗獷不朽的詩句
 抒寫着愛之深沉愛之執着愛之不屈

雖然無情的地震曾把這綠色的家園摧毀
 雖然殘暴的洪水曾把這綠色的詩句淹沒
 但燃燒的心撲不滅綠色的希冀撲不滅
 春風為你撫去呻吟撫去悲傷撫去嘆息
 春雨為你鋪開紙箋鋪開激情鋪開思緒
 你重新構思重新組詞重新抒寫
 天人合一就是你的靈感你的主題
 青山不老就是你的心願你的目的

哦，你用青春也用生命抒寫綠洲這本詩集 用鐵臂也用智慧將中國夢托起

心靈驛站

陸蘇

一個雨夜

雨夜中的家是一塊小圓餅乾，香甜而實在。
 我在餅乾裡點燈，鋪床，把雷聲翻到某一頁書上。閃電給我的窗鑲了一道漂亮的銀邊，又撒腿跑了。剛入瓶的百合花苞受了驚，提前把花拆開，給了我意外的香。

我知道有的人是住在鑽石般的家裡，人們隔老遠就能看見它的光芒。那裡面的衣香鬢影，不夜的燈，沉着的銀器，可以迷路的花園小徑，還有女主人可以讓水潤滑成一粒珠子的白緞睡衣，都是我們喜愛的。還好我同樣知道，還有一些人在羨慕我的餅乾小居；羨慕我擁有的溫暖、寧靜和不怕雨的屋頂；羨慕我鬆軟的大枕頭，飄在自然的天籟之音裡；羨慕我新鋪的床單上陽光和皂角的氣息；羨慕我碗櫃裡粗瓷碗碟乾爽的休息。也許有如一我一樣年紀、心性的女人，在夜裡無措地奔走，怕她的孩子受凍而將孩子徒勞地一再抱緊……想到這些，我自足的心裡充滿了歉意。雖然這並不是我的過失，雖然每當有老人、小孩求乞，我總是盡力掏出我口袋裡的每一

枚硬幣。我不是教徒，但我信奉善良，相信這在任何一種宗教中都是弘揚的。若無力給予，起碼可以付出關注和參與呼籲援助。

我把燈閉着，希望雨中行人在無邊的涼意和黑色中看見，能心裡一亮，更堅定向前的腳步和信念。



雨中行人。 網上圖片